

作 者 的 話

有一次，苏联英雄飛行員傅罗洛夫斯基被邀請到学校里去，飛行員同意之后，乘車去了。

在大門口走廊里，學生們把他圍住了，每一個人都想比別人先知道一些有趣的事兒。

“您打下了几架敌机呀？”一个十三歲左右的孩子問傅罗洛夫斯基。

“一架也沒有打下。”

“您騙我的！”

“不是騙你，是真的，我一直都是駕駛運輸机，运送旅客和貨物……”

这个孩子輕蔑地揮了揮手，好像是說：“一架敌机也沒有打下，你算是个什么英雄呢！”他甚至还吹起口哨來了，這真使教師和同志們有些難堪。

飛行員和孩子們會見的开端是如此不愉快，可是并没这样結束。当傅罗洛夫斯基在学校的大礼堂向大家講述自己的飛行故事时，室內是一片寂靜。大家都屏着呼吸听他报告。許多学生这时才初次了解到運輸機飛行員的英雄行为，以及他們的充滿驚險事迹的生活。

民航机的飛行員們駕駛巨型的運輸机，在戰爭的年代及在平時期，都建立了許多功績。他們里面有不少的人榮獲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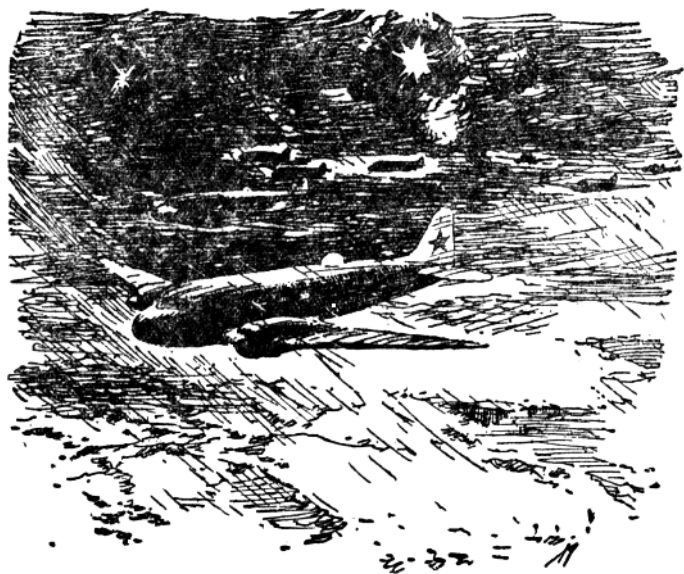
這本書正是描寫他們——民航機飛行員——的事迹的，这里所講到的，都是真實的。故事是真實的，人物也是真實的。

您要是到莫斯科区的機場去，您就會遇見这些故事的英雄們。

目 錄

作者的話

在拉多加湖上空	1
貴重的禮物	10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18
“要像達倫那樣飛呀!”	25
順便的事情	32
用一個航行燈	36
在着火的飛機上	40
任務完成了	43
在敵人後方	47
糟糕	60
截擊	65
朝陽東升	71
飛機上的一件怪事	76
天災	84
在海上	90
嬌弱的客人	102
霧	113
急救	117
貴客	122



在拉多加湖上空

空前未有的暴風雨在拉多加湖上空咆哮，低壓的烏雲籠罩在湖上，大雨澆灌着湖面。猛烈的狂風夾着雨滴，和波濤洶湧的飛沫交錯着，天空和湖面似乎分不出任何界綫。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也不容易看出來。

正在这时，一大隊巨型運輸機穿过天空，在湖上猛烈的暴風雨中飛行着。飛機彼此靠得很近，翼并着翼，而且飛得很低，几乎碰到了翻騰

的浪濤。

過了不大一會兒，另一隊飛機的巨大的、越來越响的隆隆聲，又掩沒了波浪的轟聲和狂風的怒號。在拉多加湖上整天都奔忙着……

什么事情要飛行員們在这样惡劣的气候下飛行呢？

……1941年秋天，列寧格勒在包圍中。法西斯匪徒們把它团团圍住了，想用飢餓封鎖來使它屈服。他們用飛機來轟炸城市，用炮火來轟擊，摧毀了建築物，殺死了許多人。但是，這座獲得全國人民關懷和支援的英雄城，却英勇不屈地保衛着自己。

從陸地上通向列寧格勒的道路完全被切斷了。只剩下了穿過拉多加湖通向城市去的一條——水上和空中的道路。

國家派出了許多飛機大隊和艦隊去援助列寧格勒，艦隊和機群穿過秋天的暴風雨，在敵人驅逐機和轟炸機的射擊下，向被包圍的城市突進。但是，在十一月中旬，湖面開始凍結，船隻不能通航了。於是只剩下空運一條道路了。

列寧格勒已經是在受着飢餓了。存糧用盡了。工作的人們能得到250公分的面包，普通的居民只有125公分。這一小塊面包，就得充一天一夜的糧食！

這就是大隊巨型運輸機不怕狂風暴雨，在拉多加湖上空飛行的原因。每一架飛機載運了三噸以上的寶貴貨物——糧食——送給英雄的城市……

謝明科夫駕駛着領隊機。他作為副大隊長，帶領着十架到十一架飛機，每日往返於列寧格勒。重大的責任付托在他的身上，如果隊長有了錯誤，別的飛機也會跟着犯下去的。而飛機任何時候都不是空

机飛行的。他們把粮食运到列寧格勒；在那兒卸載之后，又裝上了旅客——有病的和身体虚弱的人。

謝明科夫在战前就是一架巨型旅客机的駕駛員了。在值得記憶的1941年6月22日，他和往常一样，在早上六點鐘下了近郊列車，向飛機場走去，一小时后他要飛到阿什哈巴德去。

一片沉靜使謝明科夫感到有些不大對勁：沒有聽到飛機起飛的發動機聲。在往常，這個時候早有十來架飛機起飛啦！這是怎麼回事呢？

謝明科夫加快了步子，機場的建築物出現了。這種沉寂的情況，是從來沒有過的。慌張的旅客們挾着自己的皮包，向火車站走回來。

“這是怎麼回事：發生了意外的事情嗎？”謝明科夫跑到飛行指揮所問道。

“到飛機那兒去，”指揮員回答說。“飛行停止了。”

“是怎麼回事呀？”

“一會兒你就知道。”

謝明科夫走進了機場。飛機排列在場地上，機場办公室里一個人也沒有。他向自己的飛機跑去。在那兒碰到了座艙機械員台別托夫。

“發生了什麼事情？”謝明科夫問。

“謝明科夫同志，你難道還不知道嗎？戰爭爆發了！”

正午十二點鐘，莫洛托夫用無線電作了廣播演說。

听了莫洛托夫同志的廣播之后，謝明科夫到機場政治處去了。那兒已經擠滿了飛行員。大家都談着一件事情：到前綫去！应当要求馬上到前綫去！

謝明科夫擠到政治處主任身邊說：

“我請求派我到前綫去。”

“大家都是這樣請求，”主任指着站在那里的飛行員們說。“有命令不讓您到前綫去。”

謝明科夫由於不讓他到前綫去而生氣了。他還是共青團員的時候，就參加過和芬蘭白黨的戰爭，並且得過紅星獎章。那時他是駕駛救護機的，一直從最前綫把傷員運出來。難道現在偉大衛國戰爭開始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有經驗的飛行員，還能夠留在運輸機大隊里嗎？不能，不應當這樣。謝明科夫下定決心，爭取要把他派到沖擊機或是驅逐機大隊去。

“為什麼這樣呢？大家都可以去，難道我們比別人不好嗎？”他發急地向政治處主任說。

“不是比別人不好。”

“那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命令。”

晚上舉行了黨的會議，這是一次簡短而有重大意義的會議。祖國在危難中。謝明科夫的請求被拒絕了，他的氣憤完全消除了。他了解到，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到黨指派的地方去。

第二天，謝明科夫接收了一架運輸機“ЛН-2”，開始每天載運軍火到前綫去。

在九月間，謝明科夫被委派帶領運輸機大隊去援助列寧格勒。生活經常在極度緊張和危險中度过。白天飛向列寧格勒，晚上進行分析討論航綫，然後是短促不安靜的睡眠。夜里，德寇來機場襲擊了好幾次。

清早，天還沒大亮，就裝載好了飛機。汽油只是裝得剛剛夠用——

这是为了要在飛機上更多的裝載糧食。

謝明科夫來回走着，一會兒在這架飛機里，一會兒又鑽到另外一架飛機里去。他走着走着的，用靈巧的動作把一個箱子緊緊地塞到另一個箱子旁。

“這裡還可以裝很多呢！”

監督員反對他說：

“你完全違反載運標準了！”

但是，運輸機隊長竭力要把剩下的一二百公斤糧食裝到飛機上去，在飛機上，面粉甚至肉類已不裝載了——僅僅裝油類、糖和一些干糧。

起飛前，飛行員們吃飯去了，在飯堂里，女服務員弄得手忙腳亂起來。

“濟娜，再拿點麵包來！”

“再加一些肉餅子，好嗎？”

“噯呀，你們要吃多少呀？”姑娘反駁說。

“我們餓壞了！整個晚上什麼也沒有吃呢。”

食堂主任十分詫異地說：“你看，我們這些小伙子胃口多大呀！無論你給多少，總是不夠。”

濟娜替他們辯護說：

“青年人，胃口就是好嘛。”

“我不是第一天做這工作，青年人老年人我都供給過，哪有这样的怪事！”

女服務員把眼睛轉過去，她知道這樣的胃口的“秘密”。

飛行員們從飯堂出來了，一個個口袋里都鼓得高高的，這些存糧是

归他們自己支配了。在列寧格勒，飛機卸載的時候，他們走到了大街上，有許多孩子們在機場附近那里等待着他們……

到列寧格勒去的飛行時間並不很長——一共是一個鐘頭另四十分鐘。但是，這是什麼樣的飛行啊！

在整個航程中，尤其是在湖面的上空，盤旋着敵人眾多的驅逐機。它們在等候着我們的飛機，不讓他們飛到列寧格勒去。大家都知道，法西斯飛行員要是打下了一架蘇聯運輸機，他們能得到特別的獎賞的。

看起來，甚至小鳥也不能從這兒飛過。然而，蘇聯運輸機，每天整隊整隊地，不顧一切飛向列寧格勒。不過，飛機現在是按新的法則來飛行，這是完全與平時不同的。

謝明科夫最先一個開始採用新的飛行方法。

不能夠等待到“飛行的天氣”——每天都要起飛。無論是霧天、雪天或雨天，完全是一樣。誰也不害怕壞天氣了。相反地，還高興起來，因為天氣越壞，飛行越安全——敵人驅逐機在壞天氣不敢出來。

飛機大隊是這樣從機場起飛的：第一小隊三架飛機起飛了，謝明科夫的領隊機飛在中央，當這一小隊在機場上環飛了一圈時，第二組起飛了，然後是第三組。他們在第一組後面不遠，各在一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末了是第四組三架飛機起飛了，並且飛在隊尾。飛機大隊構成了一個斜方形。謝明科夫用無線電下命令加快速度，於是機群列隊飛上了自己的航線。謝明科夫就是這樣以密集隊形來率領機群飛行的。為什麼要這樣飛呢？

原來在惡劣的天氣下，運輸機大隊沒有自己驅逐機的護衛就起飛

了。但是，时常在途中太陽又出來了，敌机在無云的天空中盤旋着，埋伏着，等待我們的飛機。在運輸機的槍塔上裝置有机关槍，可是，一架裝載得很沉重的飛機，是不能和高速度的、輕便而火力強大的驅逐機進入戰鬥的。而現在十二架飛機整隊飛行，有十二支機槍——這就是力量了！

槍塔射擊員聚精會神地向地平綫觀察着，如果出現了敌人驅逐機，就馬上用無線電把這個消息傳達給全隊的飛機，以十二挺機槍向進犯的敌人集中回擊。

機群總是低低地貼近地面作低空飛行。戰前低空飛行是被禁止的。在離地一百公尺下飛行認為是絕對不許可的，因為飛行員的視界不好，可能會觸到桅杆或工廠的煙囪；如果發動機有了毛病，飛行員來不及進行機動措施，尋找着陸場所。但是從戰爭一開始，實際生活要求飛行員尽可能地接近“大地母親”來飛行。

運輸機全都染上了深綠色，當他們接近田野或森林飛行時，就和地面混淆在一起，於是敌人的驅逐機便不能從高空發現他們。

謝明科夫這樣率領了自己的大隊。在飛向列寧格勒的四個月中，他的大隊的槍塔射擊員們擊落了不少法西斯的驅逐機。自己僅僅有一次損傷了一架飛機，這件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飛機大隊從列寧格勒飛回來。已經是離湖岸很近了，護送的驅逐機飛回基地去了。機群沒有掩護就飛行着。

忽然，出現了三架“密歇爾斯米特”〔注〕飛機。它們從機群的後面追來，開始攻擊了。

“驅逐機！”無線電指揮台發出了通知。

〔注〕 德寇一種驅逐機的名稱。

槍塔射擊員們用機槍射擊了。一架“密歇爾斯米特”着火掉到水里去了。

飛在后面的傅羅洛夫斯基的飛機，開始掉隊了。

謝明科夫給全隊發出了命令：

“狠狠地打！”

機群作低速度飛行着，以使用自己機槍的火力來保衛掉隊的一架飛機。兩架“密歇爾斯米特”機重新靠近過來攻擊了，於是又用機槍向它們射擊。

然而，傅羅洛夫斯基的飛機意外地發生了不幸，一個發動機出了毛病，槍塔上機槍停止了射擊，從旅客艙里傳來了呻吟聲。

“為什麼機槍不响了？”傅羅洛夫斯基問座艙機械員說。機械員向槍塔射擊員那兒跑去。

“射擊員犧牲了！”他跑進駕駛艙說。

“你代替他的職務。”

“機槍壞了，子彈卡住了槍管……”

敵人又來攻擊，向這架飛機射擊了。傅羅洛夫斯基的飛機完全貼近了水面。

忽然間，完全寂靜了，射擊停止。“密歇爾斯米特”不見了。飛行員們看到，他們自己的一架飛機拖着一道長煙，飛得很低，向湖岸飛去了，那兒有我們的軍隊。

在全大隊的掩護下，傅羅洛夫斯基滑到了機場，極困難地着陸了，緊急救護車很快地運走了受傷的旅客。

傅羅洛夫斯基擔心地環視了一下飛機，它被許多子彈打穿了！輪

胎坏了，汽油箱打穿了，剩余的汽油流到地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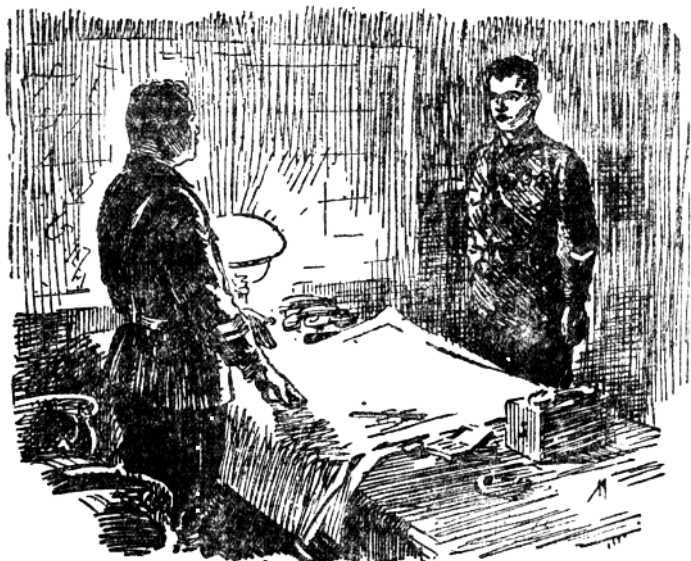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知道有一架被謝明科夫运输机大队的机枪击中的法西斯飞机，被迫在我军阵地上着陆。

謝明科夫大队向列寧格勒飞行了120次，从九月开始到十二月末才结束。这时已经开辟了由湖上冰面通向列寧格勒去的道路——人们把它叫做“生命之路”。飞行员眼看着兴修这条道路，眼看着敌人的机群如何在轰炸它。但是，道路毕竟是修好了，而且車輛絡繹不絕地通行着。

十二月底，謝明科夫大队被调离列寧格勒前线。在起飞前，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来到了机场。

“祖国将永远记住你们的功绩！”他对飞行员们说。

而飞行员们将永远以自豪的心情，回忆起在拉多加湖上空向被围的列寧格勒的飞行。



貴重的禮物

西部戰綫空軍副司令官叫謝明科夫到他那兒去了。

“我們要委托你去執行一件責任重大而又困難的任務，”將軍說。
“今天晚上，你必須在斯摩棱斯克和羅斯拉弗里投送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報告的真理報。要注意：有情報說，希特勒軍隊的司令部現在設在斯摩棱斯克，當地防衛得很嚴。”

“那兒有輕汽球嗎？”謝明科夫問道。

“这个，遺憾得很，還不大清楚……”將軍回答說。“好，祝你成功吧！我没有什么意見了。要按情況行動。在飛向被封鎖的列寧格勒時，您就顯出是一個優秀的飛行員了……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完成這個任務。”

“我相信，我能完成！”謝明科夫作了保證。

將軍握過了謝明科夫的手，欣賞着這個飛行員的高大、勻整的身姿，目送他到了門口。

這是1941年年底的事情。紅軍潰向莫斯科進犯的法西斯匪幫的主力。但是，戰綫仍然是距祖國的心臟很近。斯摩棱斯克市和斯摩棱斯克省被德寇占領了。十分鐘的飛行就到了戰綫。再過去就是敵人的後方。

向敵人後方飛行的經驗還是很少。謝明科夫只是向被包圍的部隊飛過兩次。向敵人後方飛行過的，還有一些飛行員，但是，謝明科夫沒有和他們聯繫。因而不能不一個人去決定和考慮新的任務。

謝明科夫收集了所有關於航綫的材料，編組好了飛機的全組乘員。大隊政委布爾金充當座艙機械員，副駕駛員是斯克雷尼科夫。

夜間，謝明科夫來到了機場。飛機上已經裝載好了一捆捆的報紙。每一捆都是用繩子束好了的。斯克雷尼科夫和布爾金割開了這些繩子。看見謝明科夫走來，布爾金解釋說：

“這樣更好些。報紙在我們一投下時，馬上就會散發開了。”

謝明科夫拿了一張報紙展開來。在第一版上是熟悉的、親愛的領袖像！用巨大的鉛字刊印着領袖在1941年11月6日的演說詞。

隊長走到了飛機跟前。

“怎么样，可以起飛了，”他說。“一路平安！”

和整个莫斯科一样，机场是黑暗的。只是在跑道的末端晃动着手提灯，这是标示起飛綫的。

飞机升上了天空，沒有作一貫的告別环飛，就向西方飛去了。

謝明科夫决定作低空飛行，夜間从高空看不見地面，預定作盲目飛行所取定的航綫是不能用了。为了决定方位，必須看見地面，这是僅僅在作低空飛行时才有可能的。

还是在飛向列寧格勒的时候，謝明科夫就已經確信，如果离地面很近飛行，飞机能够避开驅逐机的監視。現在他也注意到了另一件事情：在被敌人占領的地区，配置着高射炮。但是，高射炮对飛在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高的飞机來說，是沒有危險的。高射炮身的傾斜角是三十五到四十度，而炮弹向上發射却有一兩千公尺。不錯，飞机在低空飛行，能够被小口徑炮，甚至于步槍击中，这是可能的。但是飞机出其不意地就掠过去了，在德寇拿起步槍來瞄准时，飞机已經是渺無踪影了。

后来，当我們的飞机开始成群結隊地向敌后飛行和德寇埋伏着炮等待我們的飞机时，我們才改变战术——在法西斯軍隊众多和高射炮密布的地区，就作高空飛行。但是現在作低空飛行是最安全的了。

皎潔的月夜。向下面可以看見田野、森林、村庄……謝明科夫准确地测定了方位，战前他在这一地区飛过很多次了。

飛到前綫时，地面上一小点火光也沒有。謝明科夫只是从升向天空的火箭才勉强辨別出前綫來。他選擇了前綫最平靜的地段飛过去。

謝明科夫繞道飛过了斯摩棱斯克，从西方向城市飛來。这样，如果

敌人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就会当作是他们自己的飞机。

有一件事使飞行员感到担心：在斯摩棱斯克上空有没有布下空中障碍——轻汽球呢？如果有的话，那么飞机就可能被钩住在它的绳索上。他仍然决定在城市上空作低空飞行，给他的任务就要求这样去做。因为从高空投散报纸是不行的，报纸将会失散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去。

离斯摩棱斯克二十公里以外，飞行员从左面机舱发现地平线上的火焰。旺盛的火舌和一缕缕的浓烟向天空直冒。在深夜的黑暗里，一路上连一小点火星也没有看到过，这火焰就使人感到万分惊奇了。

“谷仓起火了！”斯克雷尼科夫大声说。“我很清楚这里是谷仓。”

“游击队员们来配合我们呢！”谢明科夫回答。

飞机英勇而果敢地向斯摩棱斯克飞去。飞得这样低，谢明科夫几乎从一公里以外就看到了城市。

“到了！”他对斯克雷尼科夫说。

斯克雷尼科夫和布尔金到旅客舱去了。

已经飞到城郊了。城市上空完全寂静，没有一点火光，是一片漆黑。但是，这是一个明净的夜，飞行员还能看得很清楚。轻汽球似乎没有。

谢明科夫稍稍倾斜了一下飞机，这是信号。斯克雷尼科夫和布尔金打开了机舱门，开始投送报纸。他们用手和脚把一捆捆的报纸推出去。要在城市上空飞行的两三分鐘里，赶紧投下半噸贵重的礼物。他们这样的动作，使得机尾向上翘了起来。这时飞机已经飞入城市的中心地区，飞临住宅的屋顶上。飞机后面飘下一张张的报纸，它们铺满了屋顶和街道。

已经飞到东面城郊了……突然后面响起了隆隆声。敌人惊慌起来

了,但是已經太晚了:飛機掠過了最後一間房屋,而且謝明科夫把飛機降低到幾乎貼近了地面。炮彈發着光,在飛機上面飛了過去。

“都投完了!”

斯克雷尼科夫和布尔金走進駕駛艙來,斯克雷尼科夫喘着氣說:

“這太妙了!老實說,鬼子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可怕……哎呀,我出汗了!半噸的禮物都投完啦!”

謝明科夫為着完成了任務而興奮愉快起來,他大聲地對同志們說:“往罗斯拉弗里的航向,沿路把禮物投下。每一個村莊送一百分到二百份。一定要留一半投給游擊隊,——為了獎勵他們破壞輕氣球的卓越工作。”

斯克雷尼科夫和布尔金又到旅客艙去了。每到一個村莊謝明科夫就發出信號,艙門打開了,一捆捆的報紙飛了出去。沒有一個村莊沒發到。

謝明科夫從西方向罗斯拉弗里飛去。飛得這樣低,這樣迅速。報紙四處飛散,復蓋在屋頂和街道上。於是,像在斯摩棱斯克一樣,當我們的飛機已經是飛在無人的曠野上空時,德寇起來射擊了。

……在自己的機場上,飛機較預計的時間更早地回來了。

從無線電廣播和書籍上,謝明科夫不止一次地聽到和讀到過許多故事,這些故事講到,從祖國內地傳送去的消息,給游擊隊員們帶去了巨大的快樂。在今年他意外地會見了一個人,這個人手上正拿着謝明科夫一次從他的飛機上投下的一張報紙。

謝明科夫在南方軍醫院休養,一天早上,他走去領取報紙。在多蔭的圓圓的小窗前,人們排成了一列。報紙還沒有運來,於是大家一分鐘

一分鐘地等下去。

站在謝明科夫前面的一个人，和所有在軍醫院休养的人們一样，穿着有条紋的睡衣，戴着白色的帽子，他說：

“我要是不看完真理报，就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謝明科夫回答說。

“当然罗，”那个人同意說，“但是，如果能够这样說的話，我是曾經度过了一个長期報紙缺乏的时期。而且，在我們的生活中，真理报和一件重大的事件連系着呢……

“战争开始时，我是斯摩棱斯克区一支游击隊的隊長。当然罗，我們是住在森林里。游击隊在战时已經組成，但什么也沒有預先准备好——沒有温暖的地窖，也沒有糧食的儲存。我們又受冻又挨餓，——一句話，是受够罪了。然而，还有更大的不幸呢：我們那时沒有一架收音机，和整个世界隔絕了。

“法西斯匪徒要使全世界相信，他們已經占領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說是‘俄國人沒有了武器，只能用木棍來作战。’‘希特勒在紅場檢閱了德國軍隊。’

“我們不相信希特勒匪徒們的話，但是，真正正确的消息也不知道。

“然而，有一次，我們的偵察員从村子里回來了。‘指揮官同志，’他說：‘今天晚上我們的村子撒滿了飛機上落下來的報紙。’我跳了起來說，‘那你一張也沒有拿來嗎？’偵察員微笑了一下，从胸脯里拿出了一張折疊得很好的真理报。

“就是現在我想起当时的情形，也不能不激动呢。很多个月來我第一次把報紙拿在手上。它是被揉損了，而且还稍为被撕破了一点。但